



机关

机关生活的工笔画卷，机关干部写真群像。
争权夺利，可叹世上荆棘盛长；挚爱真情，十步之内芳草萋萋。
娓娓道来，真实细腻，留下一部人间活剧……

■ 石钟山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机关/石钟山著. —北京:中国电影出版社, 2002. 6

ISBN 7-106-01916-X

I. 机… II. 石… 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28758 号

责任编辑:秦 赞

封面设计:草 尾

版式设计:杨文武

责任印制:刘继海

机 关
石钟山 著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邮编 100013
电话:64299917(总编室)64216278(发行部)
E-mail: Jsja@metchina.com.cn
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市金华彩印厂印刷
版 次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规 格 开本/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张/10.75 字数/250 千字
印 数 1-10000 册

书 号 ISBN7-106-01916-X/I·0371
定 价 19.80 元

目
录

一位公务员的风流案 / 1

官 道 / 35

夏日机关 / 99

无法潇洒 / 149

机关军人 / 199

乐 园 / 263

父亲和他的警卫员 / 297



热
度
书
坊

一位公务员的风流案

引 子

事情的起因是由一张盗版光盘引起的。文化局文艺处的科员高松，那天下班时，在一家路边音像店买了一张电影光盘，那部国产影片前不久刚在市内公映过。别人都说那部片子拍得不错，票价也贵得邪乎，三十元钱一张票。高松很想看，爱人徐梅也想看，爱人徐梅和高松是大学同学，学的都是中文，徐梅现在在一家中学教语文，高松一毕业就分到了文化局工作，现在他们的孩子都四岁了，日子可以说过得比较圆满，就是手头有些紧巴。这完全可以理解，两人都是工薪阶层，又不是商人，也不是当官的，手头紧一点很正常。高松和徐梅都是学中文的，因此对艺术就比较敏感，因此两人都很想看一看这部电影，那天两人都走到电影院门口了，看了票价徐梅就犹豫了，她拉了拉高松的衣袖说：看一次，咱两人得六十块呢，有这钱还不如给孩子买一套衣服呢。

他们的孩子是女儿，四岁的女儿很乖巧，也很漂亮，两人总是喜欢给女儿买衣服，他们想让自己的孩子很体面地享受生活的阳光雨露。高松见徐梅这么一说也犹豫了，他抬头看了看电影院门口那张诱人的海报，深吸了几口气说：不看也罢，等过几天光盘出来了，才几元钱，咱们等着看光盘吧。于是两人从电影院门口又往回走了。



高松一直没忘记那部电影的事，他三天两头的就到音像商店转一转，那天他发现了那部电影的光盘，没怎么讲价，花了八元钱买下来了。晚饭后，高松和徐梅不等孩子睡觉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VCD，他们要享受那部电影带给他们的娱乐。没想到的是，除了片头还算清晰外，接下来就没法往下看了，几秒钟一片马赛克，有时干脆定格不走了。高松在VCD机前忙活了半天也不见什么效果。徐梅就有些生气，她一边牵着孩子的手往外走，一边说：别忙活了，是盗版的，白花了八块钱。说完领着孩子就出去了。

高松看着满眼是马赛克的电视画面，气也不打一处来，心想，音像商店老板的胆子也太大了，太不是个东西了，八元钱没买来享受，却买来了一肚子不愉快，这事没完，明天就去找那家商店老板去。

第二天一早，上班的路上，高松路过那家音像商店的门口就气哼哼地进去了，商店刚开门，还没有什么顾客，老板和两个店员无精打采地在柜台里正说着笑话，他们似乎没有发现高松的到来。高松气哼哼地把昨天买到的那盘盗版光盘放在柜台上说：老板，我要退货。

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，脸上长满了胡子，他正在和两个年轻的女店员嬉笑着说昨天晚上他做的一个梦，大意是，他昨晚梦到了和其中的一个女店员去爬什么山，然后又把女店员在梦里怎么着了。一个女店员就满脸通红地说，李经理，你真坏。那眼神却一点也没有说李经理坏的意思。

这时，高松就把光盘拍在了柜台上，老板这时回过头来说：怎么了？

高松说：这是盗版的，没法看，我要退货。



老板笑了一下，露出两颗镶金的门牙，然后才说：兄弟，八元钱你想买啥，正版的十好几块呢，凑合着看吧。

高松不屈不挠地说：不，我要退货。

老板这回不笑了，指着柜台上的一个木头牌说，看清了，本店概不退货，再说了，谁知道你这盘东西是不是在本店买的呀。

高松说：这是我昨天晚上下班买的，这还有假。

老板说：话是这么说，可本店有本店的规矩，今天你退，明天他退，我还做不做生意了？

高松态度强硬地说：你到底退不退？

老板一点也不理亏地说：不退。

高松提起包，那盘光盘仍放在柜台上，转身走了，他出门之前说：好，你可别后悔。

老板说：我后什么悔。哎，你的光盘。

高松没有听到老板的后半句话，他已经走在了人流中。高松想出这口气，他是有能力出这口气的，文化局有一个处，叫做文化市场管理处，音像商店就属于文化市场的一部分。高松没去自己的办公室，而是径直来到了三楼的文化市场管理处。管理处那几个人已经到齐了，他们一边喝着茶水，一边聊天，议论着今天该到哪去查一查，管理处的人，一天也不着家，整日里到外面去转悠，检查文化市场。机关里的人都知道管理处是个肥差，别人请吃顿饭，塞个红包什么的，是家常便饭。

管理处的老宋，正代理着处长，前些日子处长退休了，老宋这阵子工作就很卖力气，带着几个人神出鬼没地往外跑，不时地把收缴回来的盗版光盘，盗版书什么的抱回机关



来，很明显地堆放在楼道里，别人就说：行呀老宋，有收获嘛。老宋就谦逊地笑。

老宋一见高松就说：小高怎么了，脸色这么难看。

高松就把盗版光盘的事冲老宋等几个人说了，老宋等人听了，然后轻描淡写地说：小高，你放心，这口气我们替你出了，欺负谁也不能欺负到我们文化局人的头上。

老宋问了问那家音像店的地点，又问了名字，然后老宋冲手下的几个人一挥手说：出发，替小高出气去。几个人一边笑着一边鱼贯着走出去。

下午的时候，老宋几个人回来了，他们路过文化处时看见了小高，老宋挥了挥手说：摆平了。高松来到管理处，看见他们背回一编织袋光盘。老宋指着编织袋说：都是盗版的。高松不仅看到了盗版光盘，还有那家音像店的营业执照。老宋说：那家店我们给封了。

高松说：挺解气。给老宋几个人撒了一圈烟，说了几句解气的话就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。下班的时候路过那家音像店门口时，果然贴着封条。高松回家把这事跟徐梅说了，徐梅也说这挺解气，她说：该，谁让他们不老老实实做生意呢。

第二天，高松正在办公室里写一份材料，老宋突然推门进来了，还没等高松说话，老宋就说：小高，那个音像店的老板来了。我说了，想处理盗版的事容易，只要高松说一句话，我们就尽快处理。高松没想到老宋这么给自己面子，他也想瞅瞅那个李经理现在的嘴脸，解解心头之气，便说：行，老宋，那你就让他来找我。

不一会儿，那个李经理小心地敲门，又小心地走进来，



进门就说：哪位是高处长？高松听了，心想，这小子还挺会说话，一下子就把他提拔成处长了。心里这么想，脸上冷着。这时李经理认出了高松，忙走过来，点头哈腰地说：对不起高处长，我有眼无珠，请你原谅我这一回，以后你看什么，我给你送来，绝对正版。

高松看着眼前的李经理，心里想笑，又不能笑出来，就那么忍着，昨天的气早就没了。高松抬起头，冷着脸说：这事找我没用，又不是我查的你们店，别打扰我，我还要办公呢。

李经理就点头哈腰地说：高处长，你大人不记小人过，就原谅我这一回吧。

高松想难为一下眼前的李经理，就像当初他要退货，李经理不退一样。高松就说：现在我没时间跟你说这些。说完还不耐烦地挥了挥手。李经理看暂时无望，便点头哈腰地走了，走到门口又回过头说：高处长，那我就改时间再向你承认错误。说完就走了。

一下午，高松的心情都很好，下班时，走在楼梯上他还吹了两声口哨。没想到的是，在机关门口他又碰上了李经理，说是碰上，还不如说是李经理特意在这等着。李经理这回显得很有准备的样子，满脸堆着笑说：高处长，晚上咱们坐一坐，我向你认错了。高松知道，李经理说的坐一坐，就是吃吃喝喝。文化处平时很少有这样的机会，不像管理处那帮人。高松知道，像他们盗版光盘的事，也定不了什么大罪，顶多罚点款，就完事了。老是这么绷着肯定不行，兴许明天李经理去找老宋他们，也就把这事办了。老宋是给了他这个面子，否则，这事和他有什么关系。想到这，他有些犹



豫，李经理看出了他的犹豫，就生拽硬扯地来推他的自行车，那架势是今晚高松不吃他这顿饭，他就不会罢休。高松就说：这样吧，我得叫上一个人。

李经理说：行，别说叫上一个人，叫上十个八个也行。

高松就掏出手机打电话，他是打给老宋的，他想，是老宋给他的这次机会，怎么也不能把老宋忘了。老宋很快就接了电话，高松背过身去把意思冲老宋说了。老宋就大咧咧地说：饭就不吃了，你吃吧，只要你高兴，比什么都强。高松也知道，老宋不差这一顿饭，说不定，老宋正有应酬脱不开身呢。然后他就被李经理拉扯着走进了一家海鲜酒楼。

他们吃的是海鲜，喝的是五粮液。吃吃喝喝刚开始的时候，李经理说的都是奉承高松的话，喝着喝着就说到了自己音像店的难处，一说起难处就鼻涕一把泪一把的了。听李经理的意思开音像店是有许多难处的，要是不卖盗版光盘就等于赔钱，李经理说得字字血声声泪的。但仍没忘记一杯又一杯地敬高松喝酒。酒喝到一定程度，高松竟有些同情李经理了，他心想，这世界都不容易，大有大的难处，小有小的难处。又喝了一气，高松觉得自己此时的行为真的有些不磊落了，有些对不住李经理。于是拿出手机，又给老宋打电话，当着李经理的面让老宋明天还了李经理的营业执照。老宋就在电话里玩笑着说：小高你喝高兴了。

打完电话，高松觉得自己一下子和李经理就亲近了起来，他一口气和李经理干了六杯。说的都是一些很哥们儿很义气的话。高松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多酒，他还不知道自己这么能喝酒。他们离开酒楼时，两人已经哥们儿似的相扶相携了。李经理就说：高老弟，你这人够朋友，我交定你了。

高松也大着舌头说：老李，咱们是不打不相识，以后咱们就是朋友了。

李经理又说：高老弟，今天咱们痛快一下，玩玩去。

李经理说着就扶着高松来到一家洗浴中心。这种洗浴中心，高松以前从没来过，他听人说这种洗浴中心里面是有点名堂的，今天喝了酒，李经理招待，他就有些放开了。心想，咱也见识见识。

刚开始里经理陪着他洗澡，也蒸了，也洗了。高松因酒力的作用，有些不知东南西北，一边洗着一边说：老李，这洗浴中心也就那么回事，还这么贵。

李经理就说：高老弟，一会儿找个小姐放松放松。

高松说：可别。

李经理说：让你醒醒酒，也没别的意思。

高松一出来，就被一个小姐拥着走进了一个单间，刚开始，他只知道一个很年轻的女人笑着向自己走来，接着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公安局的人进来的时候，高松和那位小姐两人脱得一丝不挂，高松搂着女人，闭着眼睛，嘴里仍在胡言乱语地说：来吧，来吧。首先清醒过来的是女人，她惊慌地从高松身上滚下去，胡乱地穿自己的衣服。高松仍在说：你怎么走了，你不许走。

接下来，高松就被带到了公安局。



高松一夜成名

高松一夜就出了大名了，第二天刚一上班，文化局各部室的人便都知道了高松嫖娼被公安局抓了起来。这事传来传去的，便被说得有鼻子有眼，有头无尾，仅机关就流传着几个版本。一种说法是，高松和一个朋友去嫖娼，为了安全，那位朋友在外面替高松站岗，高松嫖了一个十七岁的小丫头，完事之后觉得意犹未尽，又要了一个，这次的女人岁数大一些，两人正在云雨，警察闯了进来。

另一种说法是，高松一次就召了两个女人，一对二，那场面自然就花哨得很。高松办了一个，正在办第二个女人时，手机响了，外面的朋友告诉他，公安局的人来了。高松想，公安局检查也得一间间地查，走到他这里，说不定得一时半会儿的呢，现在正在兴头上，他想完事后撤，结果被公安局抓了个正着。

还有一种说法是，高松和一个生意上的朋友谈事，那位朋友有求于高松，就请高松先洗桑拿，后搞女人，自然是那位朋友请客。等高松和女人走进单间后，因那位朋友对高松怀恨在心，随即拨打了110，结果高松就被抓了起来。

虽然，说法不一，但高松搞女人被抓了起来这件事是千真万确的。到现在为止，高松还没来上班，文艺处办公室，



高松的办公桌落满了灰尘，烟灰缸也没人倒，吸剩下的半截烟还在烟灰缸上放着。人们欣赏遗物似的在那看着这一切，于是人们就摇着头说：高松平时看着挺本分一个人，不像干那事的人呢，怎么就出了这事，真没看出来。于是，人们摇头叹气。

其实，这会儿，高松已经回到家里了，他困得要死，眼皮是酸疼的，大脑也是麻木的。仿佛自己刚做了一场噩梦。一大早，公安局就把他放了，到公安局时，他的酒还没有醒，公安局的人问了他许多问题，他一句也没听清，像一条癞皮狗似的，直往桌子底下钻。审问和他同时进来的那个妓女却出奇的顺利，那个女人还算仗义，实话实说，据公安局记载，那个女人已经被抓进来三次了。于是她显得很有经验，一点也不慌张，那个女人说：他和我没成事，真的没有。他都醉成那样了，能成什么事。原来我想宰他一刀的，这种人一定是政府人员，有老板给他出钱，不宰白不宰，反正又不是他出钱。可是他却成不了事，我想等他酒醒了再说，反正我们是按钟点收费的，结果他还没醒，你们就来了，过程就是这样。

妓女交待完，天亮的时候，高松清醒了，他恐惧地望着眼前的公安人员，不解地问：我这是在哪，我怎么了。公安人员不说话，冷着脸望他。这回高松就醒了，他依稀地回忆起来和李经理喝完酒之后，又去了一家洗浴中心，洗澡的过程，他还有印象，李经理一边还和他说了女人什么的，出来的时候，他恍惚地记得一个女人扶着他走进了一间屋子，接下来的事他就记不得了。公安人员照例是要审查一番的，他说到这就说不下去了，高松蹲在地上，一下下用手敲自己的



头。为了核实高松的身份，给文化局打了一个电话，刚开始没人接，后来就有人接了。接电话的是马局长。公安局的人大致把高松违法乱纪的事汇报了一下。后来给高松开了一张罚款单，数目是两千元，理由是嫖娼未遂。高松身上是没那么多钱的，但公安局的人还是把他放了。公安局的人冲他说：你是有单位的人，我们不怕你赖账，要是三天内不交罚款，我们去你单位要账去。他们不怕高松，他们对政府工作人员，一般都采取先开罚单，后交款的办法。一般都用不上三天，只一会儿工夫，罚款就会交来。公安人员相信有单位的违法乱纪者。

就这样，高松还没有走出公安局，文化局关于高松的事就传开了，且有多个版本。

此时，回到家里的高松，从精神到肉体，要多痛苦就有多痛苦。他后悔和李经理去吃那顿饭，要是没有那张盗版光盘就不会出这事，要是老宋来一起吃这顿饭，也许就不会出这事了。他真恨自己，此时，他真想抽自己的耳光。他躺在床上，突然就想起目前在机关的处境，文艺处副处长老朱马上就要退休了，他是竞争副处长的人选之一，另一个人是苏晓雅。苏晓雅是从部队转业的干部，转业那一年就是副科级，苏晓雅以前在部队文工团是跳舞的。据说年轻时，挺火的，拿过好多次奖，还进过中南海，给领导人演出过。后来苏晓雅就结婚、生孩子，年龄大了，就跳不了舞了，于是就转业。现在爱人还在部队，以前爱人是机关的宣传干部，前两年到西藏一个边防部队去带职了。山高路远，交通不便，三年带职时间，去了两年了，还有一年，在这两年时间里，一次也没回来过，苏晓雅也没去过。但苏晓雅精神却很愉



快，她说，她爱人下基层去镀金了，回来就会得到重用、提拔。因此，苏晓雅就整天抿着嘴笑，她只有见到马局长时，才会露出洁白的牙齿，笑声像音乐一样地动听。

马局长似乎很关心苏晓雅，没事时经常到文艺处来，刚开始和大家说笑几句，但每一次，他最后总是来到苏晓雅办公桌前，这时的苏晓雅总会及时地搬来一把椅子，让马局长肥硕的屁股安顿在椅子上，然后红口白牙，绿肥红瘦地和局长说一些不着调的话。一旁听着的人，也不时地点头或微笑，表示尊重。当然，苏晓雅也借这样或那样的机会到局长办公室去，局长在办公室和苏晓雅说什么桃红李白大家就都知道了。后来就有人风言风语，说是苏晓雅和马局长两人在局长办公室亲嘴，被人看见了。当然这样的消息是在背后流传的，不知怎么让苏晓雅知道了。她显得很气愤，在一次处里的会议上，苏晓雅急赤白脸地冲大家说：告诉你们，我丈夫一年以后就要回来了，他回来后也是局级干部。有些事你们不要胡说八道，我知道有些人对马局长有意见，但不要连累我，这是人身攻击，是违法的，以后要是还有这些闲言碎语的，别怪我不客气了。

话说到这个份儿上，别人自然不好接茬儿，都讪讪地笑，且把笑都留给苏晓雅，笑容后面的引伸意念是，我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，我是相信你的。

说是说了，关于苏晓雅和马局长暧昧关系的事，一直在机关流传着，说得有鼻子有眼，具体生动。有人说看见马局长和苏晓雅星期天去听音乐会，进门的时候还手拉着手。还有人说，在公园里，看见马、苏二人恋人似的钻进一片林子里。更有人说，马局长星期天一个晚上去了苏晓雅的家，为



什么是周日呢，苏晓雅的女儿住校，周日下午回校。马局长一进苏晓雅的家，客厅的灯就灭了。等等，等等。不管怎么说，大家都知道马局长和苏晓雅两人的关系不一般。文艺处的朱副处长下月就要退休了，在这之前，组织部门搞了一次民意测验，说是民意测验，结果却没有公开。人们都说高松和苏晓雅两人希望最大。高松竞争副处长的理由是，高松是懂业务的，高松每年都有一些文章在报纸上发表，高松这些文章都和文艺沾边，评论一下某部电影，或文化局下属文化单位的某次文艺演出，抑或某台话剧。因此高松就被人说成是文化局的一支笔。高松有理由、有能力竞争副处长。

苏晓雅也是竞争人选，理由是，苏晓雅从部队转业，搞的就是文艺，根正苗红，最关键的是，她是马局长的人。马局长在人前人后已经多次说过，苏晓雅懂文艺，要用就用这样的人才。

在这种时候，高松出了这样的一件事，高松真是后悔死了。

马局长在机关大会上的讲话



关于高松事件机关里议论得沸沸扬扬，一上午各部室的人都显得很兴奋。他们从这间办公室窜到另外一间办公室，他们不时地对高松事件进行着修改和补充，刚开始只有几个